

# 传统精髓的现代表达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出版

◎ 王为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姜鹏的新书《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既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甫一出版，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资治通鉴》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的话，阐述治国理政中用人、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将人的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乃至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基础，恰恰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所以，《资治通鉴》在成书之后，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正是以解读《资治通鉴》中的政治智慧为主要着眼点的一部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性读物。

本书参照《大学》进行编排，分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从《资治通鉴》中选取若干正反两方面的故事，从个人小我的修身讲起，要胸有大局，敢于担当，逐步扩大到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治理，注重子弟教育与家风的培育，再进而扩展到为政之道，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文化延续国运，由己及人，由内向外，揭示为善可以治国安邦、造福百姓，为恶则导致身亡家破、遗臭万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以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贯穿全书始终。本书深入剖析了《资治通鉴》的格调与格局，以主题的形式解说千余年间历史因革、兴衰成败，可以使读者对《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历史有宏观的把握和具体的领悟。

本书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目前正在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资治通鉴》等的相关研究，并参与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司马光全集》的整理工作，与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等共同重新整理《资治通鉴》。他细读《资治通鉴》多遍，手中的书已翻烂，对《资治通鉴》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识见，曾在《复旦学报》《学术月刊》《文汇

报》等专业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多篇有关《资治通鉴》的研究论文。由他来谈《资治通鉴》中为政之道的智慧，可谓驾轻就熟，手到拈来。另一方面，作者文笔好，口才佳，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了解一般听众和读者的需求和认知程度，因此能够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言说方式解说古人的智慧，贴近现实生活。

本书在选材上，尤其注重《资治通鉴》中可以为今天提供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可读性强的故事，以讲故事的形式贯穿全书。这些故事中，有些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可以贴近读者的阅读体验；有些是读者不那么了解的，可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古文与白话结合，经典与阐释并行。本书不故作高深，也不是通俗到底，而是将古文与白话结合起来，既含有《资治通鉴》以及《论语》《孟子》等古代经典的原文，可以让读者直接贴近、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作者的通俗性解说和评析，可以让读者轻松了解历史上的为政之道，让阅读古文有些吃力的读者也能够理解《资治通鉴》的精髓。二者的结合，也可以提高普通读者阅读古文、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能力。可以说，本书能够满足不同程度读者的需求，读者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中进行选择性与摘录。

姜鹏在序言中提出，《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是一部格调很高、格局很大的巨著。在浩如烟海的传统史籍中，只有《资治通鉴》，能让你在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成功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资治通鉴》告诉你的是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他在《德政之要》中对《资治通鉴》的解读，希望能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也同样希望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名作家叶辛最新出版的历史小说《圆圆魂》一气呵成，不同凡响，陈圆圆，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她的凄美人生与最终的归隐之谜，在叶辛的小说里，有着精彩的叙写与刻画。

关于陈圆圆的史册记载甚少，曾有清朝诗人吴伟业写的《圆圆曲》，也仅五百多字，而相传中陈圆圆的两次失踪归隐世间更是猜测多多，没有定论，也更显出她的神秘与迷离，叶辛为揭开这神秘面纱，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查询资料，翻阅史籍，根据大量资料，实地调查野史传说并进行认真甄选梳理，汲取珍贵史料的吉光片羽，在尊重历史，使故事情节更接近真相的基础上，叶辛又进行大胆构思和想象，体现自己的历史人文见解，成功完成历史小说《圆圆魂》的创作。

叶辛的《圆圆魂》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生动丰满的陈圆圆，她的个性、喜怒、入世、出世、爱憎的丰富情感都渗透于字里行间，她不仅漂亮妖娆，更是绝顶的聪明灵慧，一度像磁石般紧紧吸引着吴三桂，她识时务，明事理，那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的神奇第六感更是深得吴三桂的赏识和宠爱，也得到吴三桂的极度信任。

陈圆圆最后的失踪，也是叶辛书中重墨描述的，其实她和吴三桂达成了最后也是最坏的默契举措，带着吴三桂的一系亲缘血脉遁隐至偏远辽寂，人烟稀落，易守难攻，无人知晓又景色优美的贵州龙鳌里组建成的马家寨安身。后来吴三桂病死，大周洪化朝廷最后被清军全部攻破，吴三桂的亲兵大将和所有亲属全都被宰杀无余，只有陈圆圆亲领吴三桂儿子及两个孙子藏隐于龙鳌里而幸存下血缘之脉。

几百年陈圆圆的“魂”，她当年的蜘蛛行踪，一直吸引当代许多文学

## 《圆圆魂》：叶辛『十年磨一剑』

◎ 吴毓



家、史学家、考古家去探究，2003年叶辛曾在“新民晚报”十日谈专栏发表过一组散文《陈圆圆的归隐之谜》，当时反响很大，谢晋导演曾要求叶辛把它写成剧本拍电影，于是叶辛便有了把陈圆圆写出来的冲动和念想，并时时准备和酝酿着。这部小说断断续续，一直写到今天才正式完稿出版，历经整整十二年，可谓“十年磨一剑”。小说不仅揭开陈圆圆的归隐之谜，也让我们透过圆圆，看到大清权贵和地方势力激烈争斗搏杀的惨烈的历史风暴，因此《圆圆魂》不仅具有文学性、史记性，也具有值得去探究的学术价值。

创作历史小说是件辛苦而烦累的活，须预做巨量案头查阅史料工作，如今叶辛谈起那段历史已熟知如数家珍。一直是写现实题材小说的叶辛，首次尝试历史小说创作，也是很大的挑战与突破。

叶辛原是贵州知青，对贵州有着特殊情感和根基，而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也恰好发生在滇黔，这也是促发叶辛决定探寻揭示陈圆圆谜底的根源。贵州，仿佛是叶辛的文学之缘。历史真相总是在各种想象、猜测、争辩、揣摩中越来越明晰，而陈圆圆的归隐之谜让我们读过叶辛的小说后，也终于走近其真相，探索其意味，并在作家的审美运筹中，重新思考历史与人生。

## 新书推荐

《八月的星期天》（法）莫迪亚诺著，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2014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经典作品。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我和希尔薇娅从巴黎的马纳河谷辗转来到南方城市尼斯，栖身于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公寓。我们深信在这儿谁也不会找到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将忘却一切，什么都将从零开始。希尔薇娅戴着一颗名贵的钻石“南方十字”。我们打算物色买家，将钻石脱手，远走他乡。一对美国人尼尔夫妇钻进了我们的“蜘蛛网”。就在交易即将达成之际，意外发生了……七年之后，我又来到尼斯城，在街头邂逅一位当年的故人。沉痛的往事浮上我的心头。小说仍然描写“消逝”的过去；也善于运用象征手法，通过某一形象表现出深远的含义。

《近在远方》七堇年主编，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 10 位作者的合集，作者阵容包括七堇年、安妮宝贝、陈丹燕、苏枕书、木遥、王泽、何袜皮、老王子、陈思呈、郭珊。整书以“情感旅行”为主题，作者们讲述了自己或笔中人在世界各地的游历，风光见闻，以及路上之爱，亲情友情。以情的博大，告诉大家旅行的美好意义，也是鼓励人们迈开脚下步伐，拥抱远方。再远的地方，只要愿意迈步，都不遥远；再近的地方，只要不愿意走出去，都遥不可及。

# 文学是弱肉强食的解毒剂

◎ 刘蔚

了开来”。他提出发明蒙太奇手法的是诗歌，而非爱森斯坦；并且自豪地宣布：“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把诗歌提升到了改善人类文明状况的高度。

博大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哺育了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他的大部分诗歌是用俄语写作的。后来他移居美国。布罗茨基持有文学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颇有暗合之处。然而，布罗茨基更强调文学对保障人性、发展人的丰富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告诉我们：“文学是社会所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

布罗茨基认为人首先是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这与文学艺术来自生活的传统观念反向而行，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其独特的价值。他还强调“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道出了艺术在于创造和改变生活的真谛。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著名的美籍俄裔诗人、作家，曾获 1987 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悲伤与理智》是继《小于一》之后又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收入这本文集的 21 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有几个主题，即“诗和诗人”、“诗人和散文”、“文学和世界”等。可以说这本散文集是掌握布罗茨基的诗歌观、文学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诗歌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无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单、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他强调诗歌与文学的要义是避免套话和重复，而这正是艺术区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他阐释诗歌对散文的滋养，指出好的散文，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强调诗歌对促进散文的美学品位与哲理深度统一的重要性，“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所涉很广，他审视作家的流亡状态，“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丈量你自己”；他冷静地点明历史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如说是丧失的过程；他告诫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对和尊重苦闷，“正因为预见到了这种无生机的无穷，才会出现人类情感的紧张，关于新生活的想法也常常由此而来”；他在给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表明抗拒人心庸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怀疑的态度和良好的文学趣味”；他笑谈旅行的目的就好像喂养一只永远吃不饱的章鱼，“不断需要新的细节充作它的夜宵”。

然而，布罗茨基的诗人与作家身份，决定了他最关注、最擅长的还是与文学和阅读有关的话题。他告诉我们阅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掌握一种简洁、压缩与融合的表达方式。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了漠视读书对于个人乃至民族的危害性：“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终将受到惩罚；如果这个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